



阴阳门人

上 谌 林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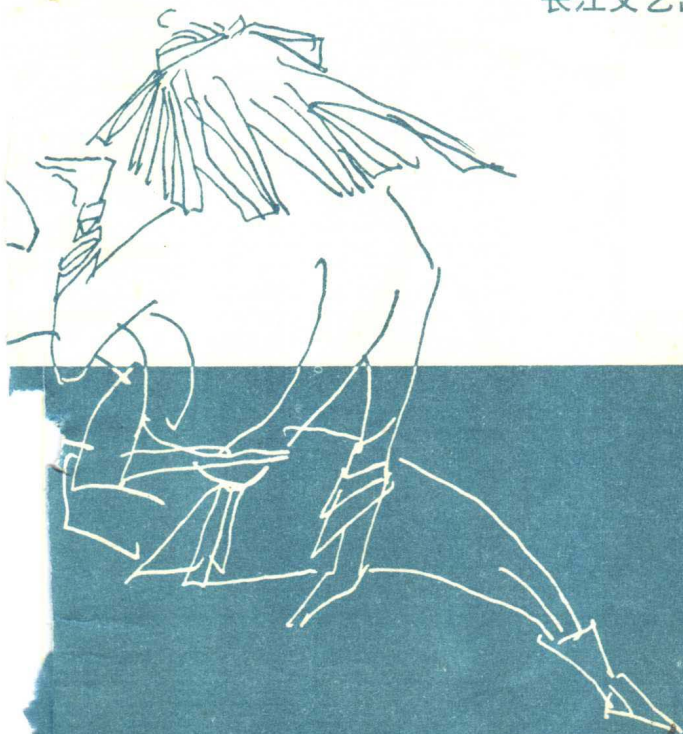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阴 阳 门 人

上

湛 林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十步杀一人
千里不留行
事了拂衣去
深藏身与名

——摘自李白《侠客行》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言情武侠小说，共分上、中、下三卷。

阴阳门掌门道德老人李老子之后、文弱书生李逍遥，为重振阴阳门雄风而奔走江湖。此人英俊风流，倜傥潇洒，因性格懦弱，沉湎女色，多愁善感，优柔寡断，为“情”所制，而屡遭劫难，却又逢凶化吉，死里逃生。虽有秘籍及读书谷主的亲授，可书生心猿意马，不但武功无大的长进，反而更引起仇敌黄瓜寨主、大毒先生的追杀。虽有南海奇遇，与飘遥公主结成伉俪，却仍恋恋不忘昔日情人。重振阴阳门成泡影，一代绝技失传人。书生终于死于一个“情”字。

本书故事新奇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可说是事奇、人奇、情奇、景奇。书中虽不乏怪人，痴人，憨人，庸人，可举止言谈颇有深意。读后令人不忍释卷。

目 录

楔 子	1
一 背剑书生	75
二 血雨腥风掌	123
三 不周山上	161
四 公孙大娘舞剑图	199
五 江湖倦客	239
六 白莲教主	279

楔 子

官道上走来一个书生。

眼下，正是阳春三月。江南水乡，春光明媚，百花盛开。田野里，农人在耕田、积肥、放牛，三三两两的妇女有的挎着菜篮子寻猪草，有的在河边洗衣物，嘻嘻哈哈的笑声时时传到耳鼓里。但那书生却是面色灰黯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路边一棵小柳树上有五六个麻雀，欢快地叽喳着，看见有人过来，正欲轰地一声飞去。却见那书生平伸右臂，以掌心对准前方，那群麻雀迅即不动。他吐一口气，把右掌慢慢地往胸前收回，那五六只麻雀跟着他手掌移动，象有人推着一般，眨眼之间，它们全被吸到书生手心上了。

麻雀慌乱地叫着，急欲飞去，但却拔不动腿，只是拼命地扇动翅膀。书生想：“这几只麻雀，或许是弟兄几个和父母一起团聚？禽兽尚且如此，我却既无兄弟，又无姊妹，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。”当下心中伤感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。

却听有人朗声说道：“春风沉醉，青春年少，秀才何故叹

息？”

书生循声望去，只见路旁高坡上立一老者，须眉皆白，面带微笑，正朝这边打望。那老者面容清瘦，神情闲适，一副仙风道骨模样，秀才不禁顿生亲近之意。

老者又道：“秀才，你这手吸铁功，俊是很俊，只是霸道了一点。”只见他从怀中摸出一管箫来递在嘴边，笑道：“看我的！”

才一吹奏，书生浑身一震。只觉草木摇曳，阳光妩媚，心中充满温柔。那箫声忽高忽低，清明湿润，也不知飘去了多远。书生呆若木鸡一般。几个麻雀趁机挣脱，飞到老者身边的树上去了。过得片刻，那老者的头上肩上臂上，早歇满了各种鸟类，都是昏昏沉醉，一动不动。

书生呆立半晌，踉踉跄跄走到老者跟前，扑地跪下，泪如雨般叫道：“师父！”

老者笑道：“我不是你师父。”

书生哽咽道：“我师父……他也吹得好箫……”

老者点点头：“山野真人的箫声，当真是回肠荡气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先我而去了。”

书生放声大哭，伏地不起。老者道：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山野真人就没有教过你么？哭三声也就够了。”

书生问：“前辈……你方才吹的，是什么曲子？”

老者面色忽地沉下来，眼望远处，道：“这首曲子叫‘春风道德’。二十年前，我和你师父相约在此吹箫，他却失信了。”沉默片刻，又说，“山野真人的玉箫，想必传与你了？可否借老夫一观，以缅怀故人？”

书生抖抖索索，从褙袋中摸出一管雪白的玉箫来。老者

接过去，凑近细看，只见箫身刻着“玉箫吹奏道德经”七个字。

老者忽地大哭一声，叫道：“你死得好早啊！”又哭一声，“叫我找谁去报仇啊！”他把那玉箫扔在地上，双足一顿，窜起五尺多高，又大哭一声，“我的春风道德啊！”才落下地来，转瞬间不见了踪影。

书生满腹疑窦，心中只叫奇怪。看那老者似是有道之士，行为却如此乖僻。师父在世时，不曾提到过有什么故旧。恩师宽厚仁慈，从不与人计较，更不会有什么仇人。想起师父自幼照看自己，教文教武，孜孜不倦，虽不是父母，却比父母还亲。父母，谁是我的父母呢？

五年前，师父临死的时候说：“孩子，不是师父不告诉你……你的身世，我确实不知。不过，你的出身，肯定与十多年前盛极一时的阴阳派武功，有极大的关系……阴阳派掌门叫道德老人，门下有四大弟子，可惜……听说道德老人有两个弟子，五年后在湘省巴山镇有一比武之约，你可前去查问……”眨眼之间，师父辞世已近五度春秋，屈指算来，道德老人两个弟子的约会期也快到了。

书生百感交集，拾起玉箫，小心翼翼地放回褡裢，正要赶路，忽然远处传来歌声，深厚高远，粗犷豪迈：

哥哥耕田妹插秧，
一把种子撒四方，
等到秋后收成好，
娶过妹子进洞房，
哎咳咳……
与我妹子睡一床！

书生听了一惊。这等自由热辣，男欢女爱的真情表露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。他象做了什么错事一般，下意识地望了一下四周，四周没人，便急忙向前走去，象是逃避。

但山歌又传来了：

哥是妹子心头肉，
风里雨里跟哥走，
只要哥哥你快活，
哎哟哟……

妹子甘心睡在哥下头。

那书生听得面红耳赤，心跳如急鼓。不歇脚地跑了好一阵，才缓过了气来。一问路人，原来巴山镇就在前面，转弯就到了。

这三面傍山的小镇，倒也热闹。摆地摊卖膏药的，叫卖各种小吃的，茶肆酒楼，一应俱全。书生见一个叫“四海酒店”的，便走了过去。

里边五张桌子全坐了人，只剩下一张空桌子。书生要了一份牛肉，一碗汤，两大碗米饭，坐在空桌上吃起来。小二走过来，恭恭敬敬地问：“相公，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

“若有清净的房间，就包一间，我要在巴山镇多住几日。”书生说。

“有，有！”小二连声答应，一溜烟走了。不一会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笑嘻嘻地过来：“客官，听小二说您要住房？我这里既清静，又整洁，包您老满意！来，我帮您把行李拿到后房去……”

书生只有一个褡裢，里边装了一本书，一管箫，一些银两。正要推辞，只见门口慌慌张张进来一个人，张口就叫：

“快点，快点！最便宜的饭菜，快点拿来！”人却直奔书生桌子。

这人很瘦，眼窝陷得很深，几根头发象秋后的枯草一般焦黄。他坐下来后，慌张地朝门外望了一眼，又叫：“谁是掌柜的？快拿点便宜的饭菜来，我等不得……”

掌柜的陪着笑脸：“您老要吃多少？这里最便宜的是吃白饭，不要菜。一碗白饭两文大钱……”

“白饭也这么贵？”瘦个子手伸进袋里，犹豫着说，“不能少些？比方说，三文钱两碗饭，再送我一个清汤？”

“您老莫要舍不得钱嘛……嘿嘿，人生在世，吃喝玩乐，吃字当头啊！”掌柜的分明在鄙夷这个人，但看他模样怪异，又不敢得罪，虽然语带讥讽，面上却还在微笑。

哪知瘦个子把桌子一拍，桌腿立时折断，檀木桌面碎成无数片片。秀才吃了一惊：“这瘦子好厉害！”只见那瘦子腾地站起来，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谁说人生在世，吃字当头？老子没吃过一顿好饭，把钱都埋起……老子不吃了！”说着，气冲冲就往外走。

书生忙拦道：“大哥何必生气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不管怎么过，到头来都是一样。来，这位大哥，这顿饭我请客！”

那瘦子打量一下书生：“原来是个秀才，难怪知书识礼。好，就领你这份情。掌柜的，还不叫小二送菜来？这位秀才请老子的客！”

掌柜连声答应，退下去了。小二忙收拾地面，又换一张桌子，菜一上来，瘦个子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，但绝不掉一粒饭和一点菜在桌上、地下。书生想：“这一定是他多年省吃俭用，决不浪费的结果。虽然显得小家子气，但不肯暴殄天物，

倒也值得称道。”

正在猛吃，忽见他撇下饭筷，撒身就向柜台后躲去，并匆忙丢下一句话给书生，也是给整个酒店里的人：“哪个要是告诉他老子到过这里，一定要他的命！”

一屋人还没明白过来，忽听得沉重的脚步声自外而入，一个矮胖子走了进来。他两眼放射凶光，扫了酒店一眼。众人望见，那人站的地方，双脚立即陷进地面，脚背都不见了。

“刘鸡公来过没有？”他嗡地一声发问，众人都浑身一抖，想溜出去，却哪里敢挪动半步。

除了书生，大家都不敢再吃饭喝酒，呆子一般坐在位子上。胖子又问：“看见刘鸡公没有？”

没人敢出声。那胖子朝书生走去，一边说：“秀才，只你一个还是好人！这些杂种，怎么我一进来，酒也不喝了，话也不讲了？莫不是把我姚大爷当作了恶人？我要杀的是刘鸡公，又不是这些王八！喂！刘鸡公在哪里？”

书生笑道：“大爷，刘鸡公是谁呀！我可不认识啊！”

“哦！这下倒是老子的错！”胖子咧嘴笑了，“刘鸡公是个瘦猴，几根黄头发，象他妈野鸡毛！那个杂种是个坏透了顶的坏人！”

“我刚才一直坐在这儿吃饭，没有见这么个人进来呀。”书生说，猛看见桌上还摆着瘦个子刚才吃过的碗筷，又道：“你看，我刚才还请掌柜的和我一道吃饭呢，你一来，把他吓跑了。”掌柜的站在柜台后边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听到书生这句话，嘴里哼哈几声，不知是肯定呢，还是否定。

“怕我么？谁不知道我姚大爷是个心善的人？”胖子道，

“我以前脾气大，师父便给我改名叫‘慈悲’，是要我处处慈悲为怀。我向师父发过誓：‘这一生决不杀一个好人。’至于坏人，象刘鸡公，哼！”说着，把手一挥，做了个砍头的手势，然后转向掌柜的：“你怕我么？”

“怕……不怕不怕！您老这么客气……”掌柜的点头哈腰。

“嗯，好！不过，姚大爷对恶人可不客气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！”

“以后见到刘鸡公，要及时告诉我！”

“自然，自然！”

胖子转向书生说：“秀才，看见刘鸡公，你就跟他说，老子到处找他，要他快快把钱还来，不然以后被老子抓到了，要他死两次！”不等书生答话，又伸手捏捏书生的脸，“你这书生细皮嫩肉，做得鸟用？可惜！可惜！”说罢快步向门外走去，脚步声由重而轻，渐渐远了。众人见酒店地面上凡是那胖子立过足的地方，都有尺把深的两个窝，不禁相顾骇然。

瘦子从柜台后站出来，松一口长气，又回到桌旁坐下，他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日他八辈子先人！”

书生笑道：“你叫刘鸡公？”

瘦子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他叫姚慈悲？”

“慈悲个鬼！这是他师父给他取的名。”刘鸡公说，“他是个蠢货！”

“你有点怕他吧。”

“唉，那王八有几下子。不是我刘鸡公打他不过！只是跟这种蠢牛木马一般见识太划不来！他光棍一个，死了不就死

了？老子还有那么多钱……”他停住不说，怕是觉得自己说走了嘴。

掌柜的心中暗笑：“看他衣服上尽是补丁，布鞋都舍不得穿，穿双草鞋，还说有钱？”

书生又问：“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

“难得讲，难得讲！”刘鸡公慌道，“其实是件小事……不讲算了。哎，秀才，”他放低声音，神秘地说，“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要到巴山镇来吗？”书生摇摇头。

“你知道湖北有个如梦山，山上有一群练阴阳派武功的人吗？”

书生又摇摇头，竖起耳朵听。

“阴阳派的掌门叫李老子，他有四大弟子，个个都不得了！那时真是横行天下……二十年前，李老子两个徒弟，商定了在巴山镇约会比武。嘿嘿，这次约会，不是两个都死，就是一个肯定死，另一个也活不长！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书生问，心里暗暗吃惊。

“他两个功夫不相上下。”刘鸡公说，“他们为什么要比武？常言道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敢打赌，是为了钱！”说完，抹抹嘴，“秀才，讲好了的，你出钱。”说罢就要起身。

书生从褡裢里摸出一锭银子，刘鸡公眼睛一亮，扑上去说：“哎呀呀，你这银子新崭崭的！哎呀！”一边咂着嘴，一边用手摸那锭银子。

书生把银子向他一推：“这锭就送给你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刘鸡公把银子接过来，揣在怀里，“你这秀才，果然知书识礼！”又把银子摸出来看看，“我刘鸡公不会亏待你的！”说完小跑似地走出店门，就象秀才反悔，把银子要

了回去似的。

书生还想问他些话，见他匆忙走了，只好起身付帐，说不在这里住了。掌柜的也不敢留。

书生改变主意，不在“四海酒店”住宿，是觉得那里人多嘈杂，且刘鸡公知道他住在那里，怕他再来纠缠。料得刘鸡公这号粗人，对阴阳派掌故也不会知道很多。他想找个清静冷僻的地方住下来，慢慢查访自己的身世。

他信步在巴山镇走了一圈，天色渐渐地暗了。山间暮霭愈发沉重，淅淅沥沥，竟下起了小雨。正在着急，忽见小镇尽头有一栋低矮的茅屋，门前挂着一块牌子“一梦客栈”。门两边还有一副对联：

人生如梦梦里不知身是客

生不如死死去原知万事空

书生心里一动，决定就住“一梦客栈”。

他走进门，只见堂屋方桌上点着一盏小灯，一个老头在灯下打盹。听到脚步声，老头哑声问道：“可是要住店么？”

书生应一声，走近灯前。那老头忽地站起，退后几步，哆哆嗦嗦地问：“你是……师父……你是谁？”

书生不解地道：“大爷，我要住店。”

只见那老头面色苍白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，双手颤抖着：“你是……你是……师父……”说着便要跪倒磕头。

书生慌忙上前扶住：“大爷，何事这样惊慌？想是大爷认错人了？如不方便，秀才就不住这里了。”

老头定定神，忽地满脸杀气，恶狠狠地向书生走近，沉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祖籍在哪？快说！”

书生一怔。这老头目中精光四射，显是具有深湛内功，决非是寻常开客店的人。莫非他有深仇大恨，而自己又恰与他仇人面似？可他又叫什么“师父”。这老头少说也是五十过头了，自己无论如何不可能与他有什么瓜葛。想到自己身世茫茫，长叹一声：“我是无父无母，无兄无弟，哪有什么祖籍？”又道，“孤独作室，寂寞为门；空灭为父，无为作母。”

老头象鬼影一般闪到门口，把门拴上，又闪过来，一把扣住书生死穴，愈加凶狠地问道：“老老实实说，你与鄂西如梦山阴阳派，可有什么关系！？”

书生没料到老头这般厉害，瞬息间便制住了自己的死穴，颤声道：“前辈……秀才从没去过如梦山，也不知道如梦山在哪……”

“你父母是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生下来就没见过父母……”

老头手上松了点劲，好一会，才完全松手。秀才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看老头时，只见他呆呆地站着，两眼发直，喃喃地道：“……师父……阿影……阿影……”

书生小心道：“前辈，看门前招牌，也知道您是饱经沧桑、识尽忧患之人，何事如此难受？庄子曰……”

老头兀自呆立，半晌才说：“世上真有如此相象之人……”便掌了灯，引秀才去歇息。

书生想，以老头的武功，在当今武林怕是独步天下了。师父在时，常与我交手，身手决无这等敏捷，功力也无这般深厚。想起师父总是逼自己每天念三十遍《道德经》，而对武功修炼反倒抓得不紧，以至今日技不如人，不觉感到惋惜。

老头把他送进房里，便走了。书生独坐灯旁，想起与师

父在深山里苦度十五年，心中又生伤感。顺手推开窗子，雨早住了，但见一轮明月悬挂天空，远近山色朦胧，遍地都是如水的月光。书生取出那管箫，对着月色，呜呜咽咽吹将起来。

吹得如泣如诉，如诗如画。吹毕，伫立良久，想起白日所闻《春风道德》一曲，不禁神往。转过身来，正要解衣休息，却见床上早睡下了一人。灯下一看，不是刘鸡公，却又是谁？

书生正要说话，刘鸡公却翻身坐起，一巴掌拍在书生肩头，说：“秀才吹得好笛！我老刘听得心都垮了。唉，秀才，你吹这笛，是给婆娘听的吧？”

书生心下不快，面带愠色：“你怎么跑到我房里来了？”此时他心境不好，不愿与刘鸡公这号人说话。

“怎么，我来不得？”刘鸡公撇撇嘴，“我看你小子人品好，才肯来跟你住呢！再说，你吹笛的时候，我要把这褡裢背起溜了，还不容易？我说过不会亏待你的！你还不谢我刘鸡公！”说完冷笑两声。

以书生的功力，有人进房来，决无察觉不到之理。只是他专心吹奏，神思远游，不知不觉罢了。

“老板知道了，不会同意的。”书生说。

“那老头？”刘鸡公不屑地问，“怕他做什么？再说，我不到天亮就走，他也不会晓得。”随即又说，“出钱住店，太划不来。”说着拱进被窝里，睡了。

书生心里厌恶，只得和衣躺在另一头，把褡裢枕在头下。刘鸡公说得也是，假使当时他把褡裢偷走，岂不糟糕。银子事小，只是那本《道德经》，是师父送给他的。师父反复叮嘱，这本书要妥善保存，不可轻易示人，更不可丢失。自己方才

也太大意了。

迷迷糊糊睡了一会，隐约觉得地面震动。仿佛床在轻轻颠簸，象船泊在码头上一样。他警觉起来，用心搜索四周，似乎有一种很细微很连绵的声浪从地底下向上面飘来。他悄悄溜到床下，把耳朵贴在地面听，却又觉得声浪消逝了，莫非房子底下有地道，有人在地道里练功？不，决不可能。掘地道而要地面不塌，至少要在两米以下。难道人的功力，可以通过两三米厚的泥土，使上面的东西动摇？这怎么可能呢！

忽听得刘鸡公说起了梦话：“……白鹤山……蚂蚁洞……白鹤山……蚂蚁洞……”

那奇怪的声浪不再传来，地底一片寂静，书生爬上床，坐下，横竖睡不着。想起几日不曾修习功课，便盘膝，调匀吐纳，双目微闭，心中默念《道德经》：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……”

书生只觉周身柔软无比，双手颤动，已然不觉身在房中。但见天海寥廓，混沌洪濛，其身飘飘乎其中，随心所欲，无遮无碍。片刻之间，房内已满是氤氲之气，头顶更是雾气蒸腾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

过了两个时辰，书生收功，正待躺下休息，刘鸡公却翻身醒来了，其时房内仍有丝丝雾气。刘鸡公说：“好大的雾！秀才，一夜没睡？”

他练了两个时辰的功夫，有些困倦，便躺下来，说：“昨天夜里，你说些什么梦话？”

刘鸡公正欲跳窗出去，听这话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我说梦话了？我说了什么？”